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65125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65120

出版时间：2003-03-01

出版时间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章炳麟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内容概要

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读来叫人不忍释卷。

章太炎原是主张文学上复古的大将，他纡尊降贵，为革命事业，同意将他的白话文出版在光复会的机关刊物上，但最终也被舍弃在他自己的文集之外。

文是不同，理却依然。

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当时初出茅庐，但匠心独具，编了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。

现摘录编者说明全文，只作一些案语缀乎其间：“太炎先生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，这是谁也知道的，并且谁也乐意承认的。

不过他著的书，往往说理太深，又用的是‘老气横秋’的文言（案：老气横秋原来不妨形容文章的一种颇具气势的风格，而此老气横秋一词却被加了引号，并且是用来形容“文言”这种语言形式的，这在张静庐实在是含着一种立场问题，即在他这个新文学出版家看来，文言这种东西是老气了，是秋天一派肃杀的景象了。

试想当时1921年，正是新文学运动有声有势的时候。

），初学的人，看了总觉得不大舒服（案：瞧，张静庐用的是“不大舒服”，而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，比如我辈无能[看见先生一个《廋书》的书名竟不知怎样念法，觉得自愧无地]，所以对着先生的大学问会谦虚低头。

）因此便自然发生一种要求：就是，怎样能直接听他的讲？

好了！

有了！

你们的唯一讲义，就是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作者简介

章炳麟，即章太炎。

章太炎（1869～1936年）初名学乘，字枚叔，后更名绛，号太炎，后又改名炳麟，浙江余杭人。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，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，走过曲折的道路，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。

鲁迅先生曾十分推崇他那“英雄一入狱，天地亦悲秋”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“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，终不屈挠”的豪杰精神，并誉之为“后生的楷范”，（参看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）辛亥革命后，他退居书斋，钻研学问，粹然成为一代儒宗。

在学术上，他涉猎甚广，经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语言学，文字学、音韵学、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。一生著述颇丰，文字较古奥难懂。

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《章氏丛书》、《章氏丛书续编》和《章氏丛书三编》，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《章太炎全集》，网罗繁富，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之称。

[编辑本段]附：章太炎生平：一八六八年一岁 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即公历一八六九年元月十二日，章太炎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。

初名学乘，后改名炳麟，字枚叔，号太炎。

父章浚，曾任县学训导，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，好经术。

有子女四人，太炎排行第三。

一八七三年六岁 入私塾就读。

一八七六年九岁 外祖父朱有虔自海盐来，对章太炎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。

一八八〇年十三岁 朱有虔归。

在父章浚、表兄章箴指导下研读许慎《说文解字》、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、顾炎武《音学五书》、郝懿行《尔雅义疏》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等，打下初步汉学基础。

一八八三年十六岁 参加县试，癫痫病突然发作，没有考成。

从此放弃科举，广泛涉猎经史子集。

一八八八年二十一岁 十二月（农历11月），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，提出“变成法”、“通下情”、“慎左右”，京师一时为之哗然。

一八九〇年二十三岁 父章浚去世，遵父遗训，进诂经精舍学习。

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，授学者有高学治、谭献等。

一八九一年二十四岁 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刊行。

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（以下简称《自定年谱》）称本年“始分别古今文师说”。

一八九二年二十五岁 纳妾王氏。

一八九三年二十六岁 女生。

这一时期完成作品有：《膏兰室札记》四册及《孝经本夏法说》、《子思孟轲五行说》等。

一八九四年二十七岁 与夏曾佑相识。

夏氏主《公羊》、《齐诗》之说，与章多有辩论。

又好佛学，劝章氏购览佛典。

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

撰《独居记》。

一八九五年二十八岁 四月十七日（3月23日），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

五月二日（4月初8日），康有为“公车上书”。

十一月，寄会费银十六圆，加入康有为在沪设立的上海强学会。

一八九六年二十九岁 撰成《春秋左传读》（初名《春秋左传杂记》）五卷及《驳箴膏肓评》、《砭后证》，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《左传》不传《春秋》之说。

八月九日（7月初1），《时务报》在上海创刊，梁启超任主笔，汪康年任经理。

一八九七年三十岁 一月，离诂经精舍赴沪，任职时务报馆。

读谭嗣同《仁学》，“怪其杂糅”，不相许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四月，因不满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，自称“教主”，遭康氏门徒围攻殴打，愤而离沪返杭。返杭后，与宋恕、陈虬等创办“兴浙会”，为《实学报》和《译书公会报》撰稿。

本年发表：《论亚洲宜自为唇齿》、《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》（刊于《时务报》）；《变法箴言》、《平等难》、《读管子书后》、《东方盛衰论》（刊于《经世报》）；《后圣》、《儒道》、《儒兵》、《儒法》、《儒墨》、《儒侠》、《异术》、《重设海军议》（刊于《实学报》）；《译书公会叙》、《论民数聚增》（刊于《译书公会报》）。

一八九八年三十一岁 一月，上书李鸿章，未有结果。

三月，受张之洞邀请，赴武昌筹办《正学报》，不到一月即离去。

七月，在沪任《昌言报》主笔。

发表《商鞅》、《弭兵难》、《书汉以来革政之狱》等。

戊戌政变后，为躲避清政府迫害，携家避难台湾，于十二月抵达台湾。

一八九九年三十二岁 春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书信往来，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清议报》上发表诗文多篇。

六月，应梁启超及留日学生之邀，东渡日东，与孙中山相识。

不久离日回国。

夏秋间，辑订并出版《榷书》初刻本，收入文章五十篇，由梁启超题名，木刻刊行。

冬，在沪任《亚东时报》主笔。

本年发表作品有：《答学究》、《客帝论》、《分镇》、《儒术真论》（刊于《清议报》）和《今古文辨义》（刊于《亚东时报》）等。

一九〇〇年三十三岁 义和团运动兴起。

六月，八国联军进军津、京，清廷决定宣战。

七月，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。

断发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。

唐才常自立军失败后，思想发生较大转变，撰《客帝匡谬》、《分镇匡谬》，并开始修定《榷书》。

一九〇一年三十四岁 往苏州东吴大学任教，宣扬民族民主革命，引起江苏巡抚恩铭的注意。

发表《正仇满论》批判梁启超《积弱溯源论》；撰《征信论》批判康有为借今文经学以治史。

一九〇二年三十五岁 二月，为避恩铭等人追捕，东渡日本，暂寓横滨《新民丛报》社，与

梁启超、孙中山相会。

四月，与秦力山等发起举行“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。

七月，由日本返回故乡杭州，删定《榷书》重刻本。

本年翻译出版日本岸本能武太著《社会学》，发表《文学说例》，与梁启超通信谈修改《中国通史》。

一九〇三年三十六岁 三月，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，结识邹容、章士钊等。

五月，邹容写成《革命军》，章太炎为其撰序，并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

六月三十日（闰5月初6日），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，制造“苏报案”，章太炎被捕入狱。

次日，邹容自投入狱。

本年发表：《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》（刊于《国民日报》）、《与刘师培书一、二、》、《释真》（刊于《国粹学报》）。

一九〇四年三十七岁 章太炎被判刑三年，邹容被判刑两年。

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。

五月，《榷书》重印本在日本出版。

冬，光复会成立，推举蔡元培为会长。

一九〇五年三十八岁 在狱中继续研读佛经，读《瑜伽师地论》等。

二月，《国粹学报》在上海创刊。

邓实主编，撰稿人有章太炎、刘师培等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四月三日（2月29日），邹容死于狱中。

八月二十日（7月20日），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，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。

一九〇六年三十九岁 六月二十九日（5月初8日），章太炎出狱，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，遂东渡日本，加入同盟会，主办民报。

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，章氏发表演说，认为当前最紧要的：“第一，是用宗教发起信心，增进国民的道德；第二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，增进爱国的热肠。

” 十月，成立国学讲习会，作《论诸子学》等讲演。

清政府下令预备立宪。

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鼓吹立宪，反对暴力革命。

章太炎在《民报》撰文予以批驳。

本年发表：《俱分进化论》、《建立宗教论》、《人无我论》、《无神论》、《革命之道德》、《箴新党论》、《衡三老》、《悲先戴》、《哀后戴》、《伤吴学》（刊于《民报》）；《与人论朴学报书》、《古今音损益说》（刊于《国粹学报》）。

出版《国学讲习会略说》，收入《论语言文字之学》、《论文学》、《论诸子学》三篇。

一九〇七年四十岁 继续主《民报》笔政，因《民报》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矛盾。

二月，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。

九月，梁启超、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。

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。

四月，章太炎与张继、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，主张“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”。

本年在《民报》发表：《社会通论商兑》、《讨满洲檄》、《中华民国解》、《五无论》、《定复仇之是非》、《国家论》、《官制索隐》。

《春秋左传读叙录》在《国粹学报》刊完。

撰《新方言》，并开始于《国粹学报》连载。

另撰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》、《古双声说》、《国粹学报祝辞》、《与刘师培书六》、《某君与人论国粹学书一、二》等，均刊于次年出版的《国粹学报》。

一九〇八年四十一岁 光绪、慈禧死去，溥仪即位。

从四月开始，为留学生开设讲学，讲授《说文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尔雅》等。

七月，又为周树人、周作人、朱希祖、钱玄同单独开设一班，另行讲授。

刘师培、何震夫妇受清政府指使，于五月二十四日的上海《神州日报》刊登《炳麟启事》，对章太炎进行诬蔑陷害。

章太炎登文予以否认。

十月十九日（9月25日），《民报》因宣传革命被封禁。

本年发表：《大乘佛教缘起说》、《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》、《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》、《排满平议》、《驳神我宪政说》、《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》、《四惑论》、《五朝法律索隐》、《马良请速开国会》（刊于《民报》）；《小疋大疋说》上下、《八卦释名》、《六诗说》、《原经》、《毛公说字述》、《刘子政左氏说》（刊于《国粹学报》）。

《新方言》在《国粹学报》续完。

一九〇九年四十二岁 因《民报》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尖锐冲突。

撰《伪民报检举状》，指斥汪精卫等复刊之《民报》为非法，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。

编订《太炎集》，舍弃了一些曾起了重大政治影响的政论文章，追求“俗或未之好”的“传世”之文。

本年发表：《与刘光汉（师培）书七》、《原儒》、《原名》、《致国粹学报社书二、三、四》、《庄子解诂》（刊于《国粹学报》）。

出版《小学答问》。

一九一〇年四十三岁 一月，黄兴在《日华新报》发表《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人之铁证》，指斥章太炎为清政府特务、革命党之叛徒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二月，章太炎、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，章太炎任正会长，陶成章任副会长。

创办《教育今语杂志》作为机关报，与同盟会正式分裂。

夏，黄侃创办《学林》杂志，刊登章太炎《文始》、《封建考》、《五朝学》、《信史》、《思乡愿》、《秦政记》、《秦献记》、《医术平议》等许多重要著作。

本年撰定《文始》、《齐物论释》。

编定《国故论衡》上卷小学十篇，中卷文学七篇，下卷诸子学九篇。

在《国粹学报》发表《驳皮锡瑞三书》，批驳皮锡瑞所撰《王制笺》、《经学历史》、《春秋讲义》三书。

对《榘书》再次修订，原件现存北京图书馆。

一九一一年 四十四岁 继续在东京讲学。

十月十日（8月19日），武昌起义。

消息传到东京，章氏中断讲学。

十一月三日（9月13日），上海发动起义，次日“光复”。

十一月十五日（9月25日），章太炎回到上海。

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：“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。”

”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，章太炎以“革命军兴，革命党消”告之。

槟榔屿《光华日报》连续刊载章氏政论《诛政党》。

一九一二年 四十五岁 一月一日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

一月三日，中华民国联合会上海宣告成立。

章太炎、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。

章太炎发表演说：“本会性质，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。”

”认为“中国本因旧之国，非新辟之国，其良法美俗，应保存者存留之，不能事事更张也”。

一月十四日，陶成章在上海被蒋介石刺杀，章太炎与孙中山隔阂进一步加深。

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。

二月七日，章太炎应邀赴南京。

在建都问题上，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，旋即返沪。

三月一日，中华民国联合会改名统一党，选章太炎、程德全、张謇、熊希龄、宋教仁为理事，后又与民社等合并为共和党。

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篡夺总统职位。

冬，任章太炎为东三省筹边使。

一九一三年 四十六岁 章太炎在长春设筹边使署。

三月二十日，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。

四月十七日，章太炎从长春赶回上海，受到孙中山的欢迎。

又前往武昌见黎元洪，“以为联合之图。”

”五月上旬，通电袁世凯，要求罢黜四凶：梁士诒、赵秉钧、陈宦、段芝贵。

下旬，由武汉返回北京。

袁世凯授与二级勋章一枚。

六月，由京来沪，由蔡元培主婚，与汤国黎在哈同花院举行婚礼。

六月十九日，袁世凯通令各省尊孔祀孔。

孔教会成立。

章太炎发表《驳建立孔教议》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。

七月，二次革命爆发，不久失败。

八月，章太炎冒着危险返回北京，为袁世凯幽禁。

一九一四年 四十七岁 被幽禁于北京龙泉寺。

手定《章氏丛书》，并将《榘书》定名为《检论》，从分卷到内容，都有很大变动。

一九一五年 四十八岁 仍被幽禁。

四月，《太炎最近文录》出版，钱须弥编，收录章氏辛亥以来电文演说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章太炎对此书深为不满。

五月,《国故论衡》增订完毕。

《检论》定稿,共分九卷,正文六十篇,附录七篇,大半为新写或据《馗书》旧稿重新写定。

七月,上海右文社出版《章氏丛书》,铅字排印,两函二十四册,包括《春秋左传读叙录》一卷、《刘子政左氏说》一卷、《文始》九卷、《新方言》十一卷附《岭外三州语》一卷、《小学答问一卷》、《说文部首韵语》一卷、《庄子解诂》一卷、《管子余义》一卷、《齐物论释》一卷、《国故论衡》三卷、《太炎文录初编》文录二卷别录三卷。

冬,章太炎口述,吴承任笔述整理成《葑汉微言》。

自述“平生学术,始则转俗成真,终乃回真向俗”。

十二月,袁世凯复辟称帝,申令明年为“洪宪元年”。

孙中山发表《讨袁檄文》。

一九一六年四十九岁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讨伐中死去。

六月,章太炎恢复自由。

七月,抵上海,受到热烈欢迎。

九月,出国赴南洋考察,十二月,回国。

一九一七年五十岁 三月四日,章太炎在上海发起亚洲古学会。

七月一日,张勋等拥立溥仪复辟。

十二日,复辟覆灭。

段祺瑞任国务总理,掌中央大权。

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。

九月一日,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,组织护法军,讨伐段祺瑞。

章太炎被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。

前往昆明争取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,因唐缺乏诚意未果。

一九一八年五十一岁 赴四川,到邹容祠行礼。

在重庆等地讲学。

又赴湖北、湖南,十月归抵上海。

十一月,北洋政府教育部把一九一三年拟定的注音字母公布,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。

四川观鉴庐出版《太炎教育谈》。

汪太冲编《太炎外纪》出版。

一九一九年五十二岁 五四运动爆发,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。

《章氏丛书》浙江图书馆刊本问世,较上海右文社版新增《齐物论释》重定本、《太炎文录初编》、《补编》、《葑汉微言》三种,校勘颇精,改正了右文社版不少错误。

一九二〇年五十三岁 一月至三月,身患黄疸,病卧。

六月,热病大作,几死。

章太炎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,提出“联省自治,虚置政府议”。

一九二一年五十四岁 七月一日,中国共产党成立。

夏,主张“武力统一”的吴佩孚率军南下,打败主张“联省自治”的湘鄂川军,“联省自治”运动遭到打击。

《太炎学说》上下卷由四川观鉴庐出版。

上卷为章氏一九一八年在四川讲演记录,下卷为一批书札。

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出版,吴齐仁编,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本。

一九二二年五十五岁 黎元洪就职总统,章太炎受勋一枚。

宣讲“联省自治”,还主张“南迁武汉”。

四月至六月,应江苏教育会之邀,主讲国学,每周一次,共十次,讲题为《国学大概》、《治国学方法》、《经学之派别》、《哲学之派别》、《文学之派别》、《国学之进步》。

讲演记录有两个版本,一为曹聚仁所编《国学概论》,一为张冥飞所编《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》。

柳诒徵对章太炎在《诸子学略说》中“诋孔”的观点提出批评,章太炎公开答复,表示接受,还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懊悔“前声已放，驷不追舌”。

《章太炎尺牍》出版，上海文明书局铅字排印本。

一九二三年五十六岁 三月二日，孙中山在广东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，章太炎以为“广东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，亦西南之吴佩孚也”。

九月，《华国月刊》在上海创刊，章太炎任社长，欲发扬“国故”，挽救“人心”。

一九二四年五十七岁 一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，发表宣言，实现国共和作。

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、居正的怂恿下，章太炎发表公函，反对国共和作。

《章氏丛书》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出版。

一九二五年五十八岁 三月十二日，孙中山逝世，章太炎撰文祭悼。

五卅运动爆发，章太炎发出通电，欲“使水深火热之民，早登衽席”。

一九二六年五十九岁 三月二十日，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，篡夺北伐军领导权。

四月七日，章太炎在上海组织“反赤救国大联合”，任理事。

发出通电，叫嚷“反对赤化”。

八月八日，章太炎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、江苏省长陈陶遗聘请，到南京任“修订礼制会会长”。

十三日，通电全国，反对蒋介石组织北伐。

一九二七年六十岁 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。

五月至六月，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第一号学阀，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。

七月至十一月，居同孚路赁寓，终日宴坐，兼治宋明儒学，借以惩忿。

一九二八年六十一岁 写《自定年谱》，至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五十五岁止。

一九二九年六十二岁 终年闭门杜客，对国事、学术俱保持缄默。

一九三〇年六十三岁 撰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。

自称“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，向之繁言碎辞，一切芟，独存此四万言而已”。

一九三一年六十四岁 五月一日，《国学丛刊》由中国大学出版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编辑。

章氏在该刊发表文章有：《与吴承仕论宋明道学利病书一、二》（1917年撰）、《论古韵四事》、《汉儒识古文考》上下等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通信中多次议论时事，对蒋介石、张学良拱手将奉、吉让予日本不满，也不满粤方乘机倒蒋。

一九三二年六十五岁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，章太炎愤怒之下，北上见张学良。

在燕京大学演说，号召青年拯救国家的危亡。

秋，赴苏州讲学，组织国学会。

章太炎亲撰《宣言》，主张“范以四经”。

四经指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儒行》、《丧服》。

一九三三年六十六岁 民族危机严重。

二月，章太炎与马相伯联合宣言（“二老宣言”）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领土。

《章氏丛书续编》于北京发行，章太炎弟子吴承仕、钱玄同校刊，收录著作七种：《广论语骈枝》一卷、《体撰录》一卷、《太史公古文尚书说》一卷、《古文尚书拾遗》二卷、《春秋左氏疑义答问》五卷、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一卷、《葑汉昌言》六卷。

一九三四年六十七岁 秋，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。

因与“国学会”旨趣不同，另创章氏国学讲习会。

一九三五年六十八岁 三月，蒋介石派丁维汾（鼎臣）慰问，并致万金为疗疾费，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。

四月，开办章氏星期讲演会，共九期，讲题为《说文解字序》、《白话与文言之关系》、《论读经有利而无弊》、《论经史实录而不应无故怀疑》、《再释读经之异议》、《论经史儒之分合》等，一一都有记录单行出版。

九月，《制言》半月刊创刊，由章太炎主编。

其宗旨是研究中国固有文化，造就国学人才。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一九三六年六十八岁? 冬、春间,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《小学略说》、《经学略说》、《史学略说》、《诸子学略说》,俱有讲演记录刊行。

夏,给国学讲习会学生讲完《尚书》。

六月十四日,于苏州病逝。

时人评为革命元勋,国学泰斗。

国民政府令以国葬,葬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。

注释: [1]我国标年方法,辛亥革命以前,用帝王年号计年与干支计年;辛亥革命后,用公元计年。

今均采用公元纪年,而于重要事件同时标明农历计年。

章太炎寓所——钱粮胡同19号 王之鸿 钱粮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,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。

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大佛寺东街和东四北大街,长500多米;南侧自西向东依次与钱粮西巷、钱粮南巷、人民市场西巷、轿子胡同相通,北侧与钱粮北巷相通。

明代,称“钱堂胡同”,因胡同内有铸钱机构——钱局而得名;清代,胡同内有宝泉局的铸钱机构之一的南作厂,因宝泉局隶属于户部,所铸之钱用于充军饷,故俗称宝泉局为“钱粮局”,胡同亦从俗改称为“钱粮胡同”,沿用至今。

钱粮胡同19号,旧时的门牌是12号,在胡同中段北侧,坐北朝南,是一座颇具规模、颇为气派的宅院。

今为北京工业大学宿舍,1913年至1916年,袁世凯曾软禁章太炎于此。

宅院的街门为“广亮大门”,大门迎面是一座“座山影壁”,又称“靠山影壁”;大门外是“反八字影壁”,又称“撒山影壁”。

大门外原有的一对“上马石”经历了历史的风尘,大门前新增的一道“安全门”折射着时代的韵味。

章太炎(1869-1936),民主革命家、思想家、学者,名炳麟,字枚叔,幼名学乘,浙江余姚人。

因敬慕明清之际的思想家、学者顾炎武,更为绛,号太炎。

章太炎出身于书香门第,幼年跟随外祖父读经,接受启蒙教育;后又在其长兄指导下“一意治经,文必法古”。

1890年,赴杭州入“诂经精舍”,师从经学大师俞樾,兼向黄以周、高学治、谭献等著名学者问学,深造七年。

甲午战争后,“遭世衰微,不忘经国,寻求政术,历览前史”,同时,开始涉足西学,觅取“学理”。

戊戌政变后,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,逃到台湾,担任《台湾日日新报》记者。

1895年,东游日本,初次会晤孙中山。

1903年,在上海因“苏报案”被捕入狱三年。

1906年出狱后,加入中国同盟会,任《民报》主编。

1911年,回国后被聘为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。

1913年,宋教仁遇刺后只身赴京声讨袁世凯,被禁锢三年。

1917年,参加护法军政府,任秘书长。

1924年,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,“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”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年过花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,奔走于京沪等地,呼吁抗日。

1935年,为“阐扬国故,复兴国学”,在苏州再办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,以讲学为业。

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,一生特立独行、卓尔不群,鲁迅为之倾倒,说: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。”

“考其生平,以大勋章作扇坠,临总统府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,并世无第二人;七被追捕,三入牢狱,而革命之志,终不屈挠者,并世亦无第二人;这才是先哲的精神,后生的楷模。”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书籍目录

本书说明 编者短言(吴齐仁)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
常识与教育 经的大意 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论诸子的大概 中国文字略
说(钱玄同撰) 附录 论文字的通借 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章节摘录

照以上的话，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，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，是最大的坦途了。既然求智，就应该把迷信打破，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；但凡不晓得那边实际，随风逐潮，胡乱去相信那边，就叫做迷信。

中国十几年前，相信欧洲的学问，没有路去求，求着教士，就觉得教士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；后来听得福建严几道的话，渐渐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。

又觉得严几道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后来有游学日本的风气，渐渐把迷信严几道的心又破了。

又觉得日本的博士、学士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及到日本了，晓得分科，也知道一个人不能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但看日本全体的学者，依然觉得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不是一边的迷信破了，一边的迷信又起么？

欧洲所有各科的学问，日本人学了一科，到底能否登峰造极？

没有欧洲的学者来对质，总不能破。

就有欧洲的学者要来对质，不识得日本字，也难得破。

至于中国的各种学问，日本的深浅，兄弟已经略略看得明白了。

现在不必揭他人的短处，只说诸君回去施教，若信了日本的语，就要防防学生的伏兵，且看中国历史一项，一部《纲鉴易知录》，向来中国略读书的人，是看得最浅陋的，但到这边来听的历史，一部《支那通史》，翻来覆去，缭绕了许多，比《易知录》更加浅陋。

学校以外，就有几个讲历史的人，只记得一点儿事迹，许多正史的书志，早已抛在九霄云外，并不是专忘记细碎，连大端也实在不讲。

万一学生看过《资治通鉴》，或者又看过几卷志，问出一句话来，先生不晓得，恐怕只好说：“你在《图画集成》、《册府元龟》里头翻来的僻事，那里能够记得许多！”

过了一会，学生就拿这部原书，折了一只角，放在先生案上，岂不是遇着伏兵，没有处躲闪么？

中国的地理，本来有许多沿革，有一位什么博士，把湖北杨惺吾做的《沿革图》钞去，改头换面，变为自己的著作，称为《支那疆域沿革图》，已经好笑了；还有那边画的中国地图，一省里头，胪列了许多府，却是缺了一两府。

一府里头胪列了许多县，却是缺了一两县。

所缺的府县，并不是于形势上无关紧要；所列的府县，又不是于形势上最关紧要。

不过那边画图的人，精神错乱，偶然忘了，万一学生来问，某省的某府，某府的某县，现在在什么方位？

古来叫什么名字？

请问怎么样答对呢！

只好说：“恐怕没有这一府，这一县，是你随口编造。”

那个时候，学生取出中国自造的地图来对质，不是又遇了伏兵，到辙乱旗靡的地位么？

中国的哲学，近的是宋明理学，远的是周末九流，近来那边人也略略把周末九流随口讲讲；有一位什么博士，做一部《支那哲学史》，把九流的话，随意敷衍几句，只像《西游记》说的猪八戒，吃人参果，没有嚼着味，就囫囵吞下去；那边的人，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，说我们看汉土的书，只求它的义，不求它的文。

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。

仔细说来，读别国的书，不懂它的文，断不能懂它的义，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，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，这句话还入耳么？

说是这样说，到底掩饰不过去。

那位博士，不知不觉把《史记》里头“士为知己死”一句话，引做《论语》的话了。

若是相信了这位博士的话，回去施教，学生随便举一句古书，问先生在那一部书？

先生就不免对错。

到后来学生取出《史记》、《论语》来对校，说这句话，果在《史记》上，并不在《论语》上。

我想先生只好说日本的古本《论语》，还在《汉石经》、《唐石经》以前有这句话，岂不是又遇着一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路伏兵，把先生的脚都陷了下去么？

中国的文法，本来句句顺的，那边的文法，是颠倒的居多；所以那边几个大儒，做了几百年的汉文，文理总不很通。

宋朝以后的文章，还勉强看得下去，唐朝以前的文章，就看不下去。

他自己说：只求义不求文，倒也罢了！

却有一个什么学士，自出心裁，做了一册《汉文典》，硬用那边的文法，来强派中国的文法，有一大半不通。

本来中国有一部《马氏文通》，做得颇好，近来有人说马氏的书旧了，倒是这位学士的好。

唉！

真是好笑。

别的有新旧，文字的通不通，也有新旧么？

中国沿海的人，已经迷信了，只望内地的人和日本留学生纠正几分，假如不能纠正，反用了那学士的书做文法参考书，自己的文章，也必定变做不通，何况去教学生？

万一学生看了先生的文章，在墙背后指天画地的笑，先生怎么能够自己解说？

恐怕只好说：“现在的新文法，要不通才算通。

”岂不是又遇了一路伏兵，使先生进退无门么？

唉！

真是苦！

学生的伏兵很多，先生的军备很少！

在中国做先生，不像日本做先生的容易；一边是学生程度已经整齐，一边是学生程度还没有整齐。

入京师大学的，或者只有入得小学校的程度；入小学中学的，或者也有入得大学校高等学校的程度。

先生的知识，要百倍于教科书，十倍于学生，方才支持得下，（为什么比教科书要高百倍？

比学生只要高十倍呢？

因为学生的知识，颇有在教科书之上的。

）不然，就一生要吃苦了！

（这句话，也并不专为应对学生起见，其实自己本来应该要有这种知识。

）问这个苦是谁给你吃的？

也怪不得日本教习，只怪自己迷信。

兄弟近来有几句话，使许多人解一解迷信，什么话呢？

说日本人学欧洲的学问，第一是从欧洲人那边直接受来的，第二是懂得语言文字以后，再去研究的，第三是分科学习，不混在一起的，所以破绽还少。

对着中国学问就不然，一向是不从中国学者亲受，也不学中国语言文字，也不知分科去求，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梦，至今没有醒悟。

还有许多自己不懂，向横滨、长崎的商人去问（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）。

还有几个江湖游客，捏造许多古事古迹来，有意诳骗他们。

以前是这边骗那边人，现在那边受了这边人的骗，又转来骗这边人。

假如诸君见着几个商人游客，想来总不把学问的话去请教他。

现在转了一个小弯，倒不知不觉入其玄中，自己想想，好笑不好笑？

得了这一声笑，迷信自然瓦解冰消了。

以上单说关于中国的学问，若关于欧洲人来破。

常识与教育 现在有许多人说：教育的第一步，就是使人有常识；我说这句话是最不错！

只可惜他们并不晓得什么是常识！

原来精深的学问，本来有两路：一路是晓得了可以有用的；一路是晓得了虽没有用，但是应该晓得的。

譬如天上的北斗星，我识得了也无益，我不识得也无损；又像甲子乙丑这种名目，排得下也没有利，排不下，像元朝的诏令，称子年作鼠儿年，称午年作马儿年，也没有害；这个就叫晓得了没有用，但虽是没有用，毕竟应该晓得；若不晓得，就算常识不完全，这是第二路是晓得了可以有用的，看来总是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应该晓得的，但也不能一定；因为事业是各人不同，作这一项事业的人，晓得了这件事就有用，作那一项事业的人，晓得了这件事却没用，也有这一项人，晓得这一件事，到这一步田地，觉得常识已经有了；那一项人，晓得这一件事，到这一步田地，也有这种差别。

所以常识也难得定准。

且看中国古来，大概分人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项。

这四件名目，原是管仲分出来。

和《周礼》也不同，和近日也不很同。

管仲所说的士，只是预备作官作书办的材料，今日却是各种读书的人，都叫作士；其余农工商大概相同。

但《周礼》分人为九职，农人以外，要加上二项：一项是种菜种果的人，就叫作园圃；一项是培养木材柴薪的人，就叫作虞衡。

这两项人，便统统叫作农人，也过得去，不过事业到底不同。

还有一项，专作畜牧的人，叫作藪牧。

更有一项，专作纺绩织红的人，叫作嫔妇，这两项人，应该特别归一类的。

其余工人商人，古今所同。

此外《周礼》所说的臣妾，就是奴婢，这一项人，近来是渐渐少了。

至于预备作官作书办的人，和各种读书的人，依《周礼》看来，不过是一种闲民。

大概士、农、工、商、藪牧、嫔妇六种，可以概全国的人了。

在这六种中间，又还有各项分别，所以各项人所要常识，也就不同；譬如士人不识得五谷的很多，农人却多识得；如果农人不识得五谷，就算不得农人。

一国中间，原是农人最多，农人的种类，又没有工人商人的繁，似乎农人所晓得的，别人也该个个晓得；那里知道分别五谷的常识，除了农人，只有米商药商还略略备些，其余却多没有。

这个也怪不得，就识得五谷，于他的事业上，没有用处，所以就不去理会。

但是有句通融的话，不识得它的实，总须晓得它的名，就像五谷是那五项？

本来正名是什么？

现在通名是什么？

晓得了这一点儿，就看见五谷的实形，不能分别，也就罢了！

那里知道连这五项名目都不晓得的，还是尽多。

这个真要算常识不备了。

至于工人商人，种类是非常的多，自然这项工人，不晓得那项的手法；这项商人，不晓得那项的货物；本来不晓得也无害。

却有一种人说，不晓得极深的算学，并不算常识不备，加减乘开方都不懂得，就要算常识不备了。

我说这句话颇不对，仿佛寻常买卖的商人，只要晓得加减乘除四率比例，也就够用，连开方法，也用不着。

至于做工人的，像木匠石匠一流，就只晓得开方法，还不够用，到底少广勾股必要晓得，固然现在的木匠石匠，不是真正明白，但指着一件木器石器问他，这边竖的是几数，这边横的是几数，你说那条斜弦应该几数，他对出来的，总没有什么大差。

就因为这个法子，他必定要晓得的。

若不晓得，合不成一个器皿，造不成一架房屋，岂不是商人可以不晓得的，工人却必须晓得么？

大凡一国中间少数人，特晓得的，可以说不是常识，木匠石匠并不是一国中少数的人，难道算术的常识，就到开方止么？

不过寻常教育的话，差不多是为闲民说法，所以说得地步极浅，但我看了也有几分不对。

且看通常的读书人，和打卦行医的人，一样是闲民，本来差不多略读经典，除出经典以外，别的书原是各人各读。

但这经典里头，通常的读书人，应该比打卦行医的人，识得多一点儿。

那里知道，《易经》里面各宫的卦，有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四世、五世、游魂、归魂的名目，打卦的人都晓得，通常读书人倒不能都晓得；《尔雅》里头说的月名，行医的都晓得，通常读书人倒不能都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晓得。

假如说打卦人记得各宫的卦，是因他的职业上不得不用，那么医生晓得月名于他的职业有什么相关？难道写了正月为陬二月为如，药方就处得好，不写药方就处得坏么？

这种本来是经典里头最明白的常识，通常读书人倒不知，打卦行医的人倒知，这样看来，通常读书人的经典常识，反比不上打卦行医的人，这就不能用职业的话去推诿了。

现在也不要和打卦行医的人比较，且说古人的教育法，不过是礼，乐、射、御、书，数，六种。

到孔子以后，历史、地理，哲学、政治各项，都渐渐起来，射、御两种，近来用处固然是少。

乐呢，大概少理会得的。

但历代政府都还有太乐，就是民间用的乐器，也还不少！

俗乐、雅乐，虽是不同，但是调子可以相转。

洞箫、长笛，到底雅俗没有大差。

也不该把今日的乐，统统忘了。

不过不甚要紧就是，礼的古今雅俗不同，比乐的古今雅俗不同，差数更大。

但现在也有常行的礼，丧服一项，和古礼不同的，不过十分之三。

其余古礼太烦重的，近来原不能行得去，不过独呼名号，却是要紧，断不可随俗乱写。

所以礼比乐是要紧一点。

惟有书数两项，是一切学问的根本，论致用呢，致用也最广；论求是呢，求是也最真。

书就一向唤作小学，数就一向唤作算学（本来汉朝也唤小学）。

小学从宋朝以后，渐渐的衰落，到明朝就全没有。

算学却到宋末反好起来，近来二百年间，小学算学，是同时长进的。

却是近二十年来有算学知识的，比有小学知识的反多。

要两项双提起来，也还不难。

最可笑是那一班讲政治的人，小学算学都不懂，对着算学，因为外国人原是精的，还不敢菲薄；对着小学，自己不学，还要加意的诽谤。

总之，讲政治的人，常识实是不备，也不必多说了。

讲了政治呢，法理学、政治学的空言，多少记一点儿，倒是中国历代的政治，约略有几项大变迁，反不能说。

这还算是久远的事情，只问现在的政治，几种的款目？

几种款目中间，真正的利弊在那里？

又说不出。

看来他们所说的政治法理，像一条钱串绳子只得一条绳子，并没有一个钱可穿。

没有钱，只有绳子，也罢了。

又不预先想想，钱孔有多少大！

这条绳子穿得进穿不进？

钱有多少重？

这条绳子会顿断不会顿断？

就是钱都备了，这条绳子，还未见用得着，只好在没钱的时候，用这条空绳子，盘弄盘弄就是。

政治本来不是最深的学问，还不能说，他的常识在那里呢！

再说历史，历史本来是方格的，不是圆扁的，自然晓得本国的历史，才算常识，不晓得本国的历史，就晓得别国的历史，总是常识不备。

但近来人把拿破仑、华盛顿都举得出来了，李斯、范增倒反有举不出的。

这种原是最下等的人，高一点儿的呢，晓得欧洲诗人文豪的名字，却不晓得中国汉朝，是着怎么样的衣冠，这还算有历史的常识么？

再说地理个个人人都晓得五大洲的名，和欧洲美洲各国的名了，倒问中国各省，湖南、湖北，本来不到两广的地面，为什么两湖总督，称为湖广总督呢？

江西省只在江南，为什么为江西呢？

却是不能对的尽多！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这还算有地理的常识么？

哲学本来不必个个都晓得，只问倍根、笛怯尔，你都晓得了，近代中国讲理学的，那几位算成就？梭格拉地、柏拉图，你都晓得了，中国战国时候的九流，你也数一数看。

若说得不对，就算没有常识了。

所以我曾经对着好讲常识的人，发几条策问。

.....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编辑推荐

《章太炎的白话文》的特色：第一，章先生一生亲笔做的白话文，极少，编者煞费苦心，才收集这几篇；第二，篇数虽少，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，与修生立世之道，网络无遗，读之，既曾知识，又可以培养道德；第三，以极浅白的白话，说最精透的学理，可以作白话文的模范。

（案：这三个项目，加在章太炎的头上，实在是编者“别有用心”啊。

因为复古家的道理原来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文字说个透彻，那还要他那些古物做什么？

看，新文学的倡导者的战斗方法，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！

在一个文言白话争得正热闹的时候，把一个敌对阵营里面的旗帜贴上自家的标签，既可以以归谬法借力出力，又把人家讽刺了一把，真是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。

据说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，也难怪了。

但把这些都放在一边，编者有些话说得倒是确实的。

这个小书的确讲经史子集小学大学讲了个遍，可以作为我们的引导，并且也的确以浅显话道至深理。

其中论为什么现今学者读书无心得，谓其存了两个“偏心”的话，最叫人觉得透彻。

至于要求一个“自心”的勉励，则更令人温暖。

另外，就中把日本的欧洲的汉学骂个灰头土脸，在章太炎这样的大师，自然可以骂得，读者也无妨痛快一下啊。

)”

<<章太炎的白话文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